

本館

39482

中
列

寧

資產階級的和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1233
1905.11.17
K. 1

39482

列 寧

小資產階級的和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ЫЙ
И 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本書以解放社版《列寧選集》中所載譯文為基礎，
根據《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九卷校訂了一次。

列 寧
小資產階級的和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777·761×1092 1/32· $\frac{3}{8}$ 印張·6,000字

一九五四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32,000 定價：500元

小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在歐洲各種社會主義學說中間，馬克思主義現時已經獲得了完全的統治，爲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幾乎全是各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工人階級所進行的鬥爭。但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上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底這個完全統治，不是一下子就鞏固起來的，而只是經過長期鬥爭，與一切落後的學說和一切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作過長期鬥爭之後，才鞏固起來的。大約三十年以前，馬克思主義連在德國也還沒有得到統治的地位，當時在德國佔優勢的，嚴格地說，都是些搖擺於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的、混合的、折衷主義的見解。而在拉丁民族諸國，如法蘭西、西班牙、比利時，當時在先進工人中間最流行的學說，就是蒲魯東主義、布朗基主義、無政府主義——這些顯然是代表小資產者而不是無產者底觀點。

馬克思主義正是在近數十年來獲得了這個迅速的和完全的勝利，究竟是什麼原因呢？現代社會無論在經濟方面或在政治方面的全部發展，革命運動的全部經驗和各種壓迫階級的鬥爭，都日益證實了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正確性。小資產階級之衰落，必定要使一切小資產階級的偏見遲早歸於滅亡，而資本主義之發展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階級鬥爭之尖銳化，成了爲推

護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種最好的鼓動。

俄國各種落後的社會主義學說之牢不可破，這自然是因為俄國底落後。最近二十五年來全部俄國革命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與小資產階級民粹派社會主義作鬥爭的歷史。俄國工人運動之迅速發展和可驚的成就已經使馬克思主義在俄國也得到勝利，在他方面，農民革命運動無可懷疑的發展——特別在一九〇二年小俄羅斯的著名農民起義之後——使老朽凋零的民粹派學說有些活躍。由歐洲的時髦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伯恩施坦派、對馬克思底批評）所刷新過的老朽的民粹派學說，就是所謂社會革命黨人特有的思想上的法寶。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與清一色的民粹派和社會革命黨人的爭論中，農民問題佔了中心的地位。

民粹派學說，在某種程度內是一種首尾一貫的學說。它否認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統治，否認工廠工人乃是整個無產階級底先進戰士底作用；否認政治革命和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底意義；鼓吹立刻從村社及小農經濟出發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現在，雖然這種一貫的學說，已經只剩下一些殘餘，但是我們如果要自覺地來研究現時的爭論，使這些爭論不至成為相互的謾罵，那我們就必須時時注意到：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所有的謬誤，都有其一般的、根本的、民粹主義的根源。

民粹派以為：俄羅斯將來的主人就是農夫。他們這種看法，必然是由迷信村社底社會主義性和不信資本主義底命運而產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以為，俄羅斯將來的主人，就是工

人，而俄國農業和工業中資本主義之發展，正日益證實着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種看法。在俄羅斯，工人運動現在已成爲無可否認的事實了，而關於農民運動呢，則民粹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間的全部分歧，直到現在爲止都未見有他們對着這個運動有共同的看法。民粹派看來，農民運動正是駁倒馬克思主義；農民運動正是爲了直接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運動，農民運動恰恰是不承認任何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農民運動恰恰是不以大經濟，而以小經濟爲出發點的。總而言之，在民粹派看來，農民運動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直接的社會主義的運動。民粹派對農民村社的迷信以及它的無政府主義，完全可說明他們得出這些結論的必然性。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農民運動恰恰不是社會主義的運動，而是民主主義的運動。農民運動在俄羅斯也像其他各國過去一樣，是民主革命必然的伴侶，而按其社會經濟內容來說，民主革命乃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農民運動絕不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底基礎，絕不反對商品經濟，絕不反對資本。正相反，農民運動是反對鄉村中舊的、農奴制的、前資本主義的關係和反對地主的土地佔有制——農奴制度一切殘餘之主要柱石。因此農民運動的完全勝利，不會剷除資本主義，恰恰相反，它給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更廣泛的基礎，使純粹資本主義的發展加速和加強起來。農民起義的完全勝利，只能造成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底堡壘，在這共和國內，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將第一次最純粹地開展起來。

所以，這裏就有兩種正相反的看法，所有願意研究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原則上

的分歧的八應當明白了解這兩種看法。一種看法，認為農民運動，是社會主義的運動，另一種看法，認為農民運動，是民主的資產階級的運動。從這裏可以知道，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千百遍地反覆說（例如「革命與俄國報」第七十五號），似乎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某時「忽視了」（不願意知道）農民問題，是多麼愚昧無知。要反對這種大愚昧，方法只有一個：重複淺明的道理，說明舊的徹底的民粹派的想法，千百遍地指出真正的差別不在於願意不願意顧到農民問題，亦不在於承認或忽視農民問題，而在於對俄羅斯現時的農民運動和現時的農民問題有不同的估計。第一，誰說馬克思主義者「忽視了」農民問題，誰就是一團愚昧，因為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一切主要的著作，從普列漢諾夫著的「我們的意見分歧」（本書在二十多年以前出版）起，主要就是詳細說明民粹派對於俄國農民問題看法底錯誤。第二，誰說馬克思主義者「忽視了」農民問題，這就是證明他企圖逃避充分估計真正的原則上的意見分歧；現時的農民運動是民主的資產階級的運動，抑或不是呢？這種運動按其客觀的意義上說，是要反對農奴制底殘餘，抑或不是呢？

對於這個問題，社會革命黨人從來沒有、而且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白的和確切的回答；因為他們對於俄國農民問題的看法，徘徊於舊民粹派的想法和現代的馬克思主義的看法之間，糊塗到不可救藥。馬克思主義者正因為如此所以把社會革命黨人叫做站在小資產階級觀點上的人（小資產階級思想家），因為他們對於農民運動底估計不能脫離民粹派的小資產階級的幻

想和空想。

因爲這樣，所以我們不得不一再重複解說最淺明的道理。俄羅斯現時的農民運動力求達到的的是什麼？即求得土地和自由。這個運動完全的勝利，即有甚麼意義？得到了自由之後，它就要排除地主和官吏在管理國家方面的統治。得到了土地之後，它就要把地主的土地轉交給農民。最完全的自由和最完全的剝奪地主（剝奪地主所有的土地）是否能消滅商品經濟？不能消滅的。最完全的自由和最完全的剝奪地主，是否能消滅在村社土地上或在「社會化了的」土地上的農戶的個體經營？不能消滅的。最完全的自由和最完全的剝奪地主，能否消除有許多牛馬的富農和僱農、短工之間，即在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之間深刻的鴻溝？不能消除的。正相反，上層等級（地主）被粉碎和被消滅越完全，則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差別就越深刻。農民起義完全的勝利有什麼客觀的意義呢？這個勝利將徹底消滅農奴制的一切殘餘，但決不會消滅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不會消滅資本主義，不會消滅社會之分爲階級，分爲富人和窮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現象。現時的農民運動何以就是民主的資產階級的運動呢？因爲它要消滅官吏和地主政權，建立民主的社會制度，同時，並不改變這個民主社會底資產階級的基礎，不消滅資本底統治。那末覺悟的工人，社會主義者對於現時的農民運動，應抱何種態度呢？他們應當擁護這種運動，最積極地幫助農民，徹底地幫助農民把官吏政權和地主政權完全推翻。但是他們同時應當向農民解釋，只推翻官吏和地主政

權還是不夠的。在推翻這個政權時，他們同時又應準備去消滅資本底政權，資產階級底政權，要這樣，應當立即充分地鼓吹社會主義的學說即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並且聯合、團結和組織農村的無產者，以便與農村資產階級以及與俄國全體資產階級作鬥爭。覺悟的工人爲要推進社會主義的鬥爭，是否可以忘掉民主主義的鬥爭，或者在參加民主主義鬥爭時，是否可以忘掉社會主義的鬥爭呢？不，覺悟的工人之所以自稱爲社會民主黨人，正是因爲他已經懂得這兩種鬥爭中間的相互關係。他知道，除了經過民主主義，經過政治自由，便沒有旁的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他爲了要達到終極的目的社會主義，力求民主主義完全和徹底的實現。民主主義鬥爭底條件和社會主義鬥爭底條件爲什麼是不一樣的？因爲在前一種和後一種鬥爭中，工人底同盟者必定是不同的。在進行民主主義鬥爭時，工人是與一部分資產階級，特別是與小資產階級一起進行的；而在進行社會主義鬥爭時，工人則要反對全體資產階級了。工人在進行反對官吏與地主的鬥爭時，他可以並且應當與全體農民甚至富農中農一起進行。而在他與資產階級亦即與富農作鬥爭時，他却只能與農村無產階級一起才能可靠地進行。

如果我們回想一下馬克思主義這些粗淺的真理（這些真理，都是社會革命黨人始終不願去研究的），則我們就很容易去估計社會革命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下列的「最新的」反駁。「革命俄國報」第七十五號喊道：

「何必要先幫助一般農民去反對地主，然後（即是同時）幫助無產階級去反對一般

農民，而不立即幫助無產階級去反對地主，這與馬克思主義有什麼相干，只有天曉得。」這是最原始的、最幼稚的無政府主義底觀點。人類在許多世紀以前，甚至在幾千年以前，老早已經幻想過「立即」消滅所有的一切的剝削。但是，在千百萬被剝削者沒有在世界上聯合起來，作徹底的、堅決的、全面的鬥爭，把資本主義社會改變過來而使其走上這個社會本身發展應走的方向去以前，所有這些幻想，仍舊不過是一些幻想罷了。只是當馬克思底科學社會主義將要求改造的志向與一定階級底鬥爭聯系起來的時候，社會主義的幻想，才變成了千百萬人底社會主義的鬥爭。脫離了階級鬥爭，所謂社會主義不是空話，就是幼稚的幻想。在俄羅斯我們看到有兩種不同的社會力量作兩種不同的鬥爭。無產階級在凡是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地方（告訴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這些關係，甚至於在農民村社內，即他們認為是百分之一百「社會化了的」土地上，也是有的），便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農民是小土地佔有者、小資產者階層，他進行反對一切農奴制殘餘、反對官吏和地主的鬥爭。只有完全不懂政治經濟學和世界革命史的人，才會看不見這兩種性質不同的社會戰爭。用「立即」二字做話柄漠視這兩種戰爭中的差別，這無異於把頭埋在翅膀下面，不肯對現實作任何分析。

社會革命黨人既失掉了舊民粹派看法底完整性，就甚至連民粹派本身底學說內許多東西都忘記了。在「革命俄國報」同一期上又寫道：「列寧先生由於幫助農民去剝奪地主，他便不自覺地要在多少已經發展的資本主義農業形態的廢址上，助長小資產階級經濟的鞏固。從正

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上看來，這豈不是後退一步嗎？」

先生們！你們實在可恥！你們實在忘記了自己的B·B·先生！你們參考一下他著的「資本主義底命運」，尼古拉·昂先生所著的「機噐」和你們那些先哲底其他著作吧。那時候你們便會記起俄羅斯的地主經濟包含有資本主義的和農奴制的特點。那時候你們便會知道還有工役經濟制度這一勞役制的直接殘餘的存在。假使你們再去看看像「資本論」第三卷這種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書，那末你們從那裏就會知道，勞役經濟之發展及其變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除了經過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經濟以外，無論何地都不曾有過並且也不會有的。爲要咒罵馬克思主義，你們使用已經太簡單的老早被人揭破了的方法，你們硬把滑稽的單純化的看法，派給馬克思主義；大的勞役制經濟直接過渡到大的資本主義的經濟！你們議論道：地主經濟底收穫量高於農民經濟底收穫量，所以剝奪地主乃是後退一步。這種議論只是第四級的中學生才配得上的。先生們！請想一想吧，在農奴制度崩潰時，把收穫少的農民土地與收穫多的地主的土地劃分開來，這豈不是「後退一步」嗎？

俄羅斯現時的地主經濟包含有資本主義的和農奴制的特點。現時農民與地主的鬥爭，按其客觀的意義來說，就是農民與農奴制殘餘的鬥爭。但是如果企圖把一切單獨的情形都一一計算出來，把每個單獨的情形都權衡出來，用藥房的天平絲毫不錯地決定：何處是農奴制底終點，何處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底起點，這無異於把自己所有的學氣硬派給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不能一一計算出，從小商人手中買來的用品的價格中，哪一部分是勞動價值構成的，哪一部分是欺詐構成的等等。先生們，這是否可以說，應當拋棄勞動價值論呢？

現時的地主經濟，包含有資本主義的和農奴制的特點。只有學究先生才能從這裏做出結論說，我們的義務就是在每種單獨的情形之下，按其這種或那種社會性質把每一個微小的特點都權衡、計算和抄寫出來。只有空想家才能從這裏做出結論說，我們「用不着」區別兩種性質不同的社會戰爭。其實從這裏只能做出這個獨一無二的結論：我們在自己的綱領中和自己的策略中，應當把反對資本主義的純粹的無產階級的鬥爭與反對農奴制的一般民主主義的（與全體農民的）鬥爭聯結起來。

在現時地主的半農奴制的經濟中，資本主義的特點發展得越厲害，則現在對於獨立組織農村無產階級的必要便越加迫切，因為在每次實行沒收的時候，純粹資本主義性的或純粹無產階級性的對立，便越是迅速地暴露出來。在地主的經濟中資本主義的特點越強，則民主主義的沒收便越加迅速地引起真正的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則藉助於「社會化」一詞而進行的民主革命底虛偽的理想化，便越是危險。這就是從地主經濟裏資本主義與農奴制互相混合這一事實上所應得出來的結論。

總之，要把純粹無產階級的鬥爭與一般農民的鬥爭聯結起來，但不要把這兩種鬥爭混淆起來。要支持一般的民主主義的與一般農民的鬥爭，但絕不是與這種非階級的鬥爭合流，絕

不是用「社會化」一類的假話把它理想化，而是一刻也不忘記組織城市和農村無產階級成為完全獨立的階級的社會民主黨。這個黨徹底幫助最堅決的民主主義，但它決不受那種想在商品經濟下造成「平均性」的反動幻想與嘗試所迷惑而離開革命的道路。農民與地主的鬥爭現在是革命的，沒收地主的土地在此刻經濟和政治的進化中各方面都是革命的，所以我們要支持這種革命的民主主義的措施。但是把這種措施稱為「社會化」，欺騙自己和欺騙人民以為在商品經濟下有「平均」土地使用的可能，那便是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我們要把這種空想送給社會黨人的反動派去。

刊載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七日（舊曆十月二十五日）「無產者報」第二十四號

簡要註釋

（一）「小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這篇文章，曾在布爾什維克的報紙「新生活報」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日（新曆二十三日）第九號上轉載過。——（見正文第一頁）。

（二）B. B. 是「俄國資本主義底命運」一書的作者瓦龍錯夫的筆名。尼古拉依·昂是「我國改革後社會經濟概論」一書的作者丹尼爾遜的筆名。瓦龍錯夫和丹尼爾遜都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自由主義民粹派的思想家。——（見正文第八頁）。



定價 500 元